

烟火珠崖

山海知味

■ 麦飞燕

东山岭的晨雾总裹着禅意。鹧鸪茶青翠的叶片上，露珠凝结着北宋摩崖的墨香。我在启明星未落时登顶，看花岗岩群峰在云海里若隐若现。那些被海浪雕琢了亿万年的石头，像正在打坐的罗汉，衣袂间垂落的藤蔓沾满海盐结晶。

潮音寺的晨钟撞碎薄雾时，山脚下的槟榔林正抖落昨夜星辰，采药人背篓里新摘的巴戟天，根须还沾着大地的心跳。

东山岭的石头是会说话的。北宋宣和年间留下的“东山再起”四字，在露水浸润下愈发苍劲，仿佛要挣脱石壁跃入云端。我总疑心每个黎明时分，那些镌刻着唐诗宋词的摩崖都在低声吟哦，直到山脚的潮音寺传来晨钟，才惊觉是海风穿过石隙的鸣咽。

石梅湾的浪花会写十四行诗。正午阳光把沙滩烘焙成金箔，浪纹在礁石上刻下环形年轮。三十年前渔家晾晒的鱼鲞，如今成了游客镜头里的诗符号。唯有那些倔强的野菠萝，依然保持着与台风对峙的姿态，锯齿状的叶片在风中书写密码——那是潮汐教给陆地的情书，每个褶皱里都藏着渔汛的秘密。

石梅湾的沙滩最懂光阴的韵律。倒是那些固执的椰树，依旧保持着与海风谈判的姿势，把斜斜的影子投在浪花上，像极了祖母年轻时绣在黎锦上的图腾。

当夕阳在神州半岛灯塔尖上淬火，整个海湾便成了流动的油画。二十三层旋光束切开暮色时，晚归的渔船正拖着碎金般的波纹。排档老板老周掀开砂锅的刹那，东山羊肉裹着鹧鸪茶的清香漫过防波堤。他说这些黑山羊是云雾喂养的诗人，每块骨骼都藏着东岭石韵，所以连骨髓都透着草木回甘。店家老李总说他的羊羔是听着潮声长大的，啃食东岭云雾滋养的鹧鸪茶，难怪肉质里透着草木清甜。

霜降后的和乐蟹最懂乡愁。小海潟湖滋养的青壳将军，膏黄里沉淀着南海的月光。阿嬷蒸蟹时必要撒把老盐，说这是唤醒海魂的咒语。

记得那年台风过后，祖父用椰壳舀起咸淡水交界的泡沫：“你看这浪花里的盐粒，都是大海掉落的牙齿。”

如今渔排的灯火与游艇的霓虹在港湾共舞，但每当橙红蟹膏在唇齿间化开，我仍能尝到童年那枚永不落山的太阳。

兴隆咖啡园飘着时空交叠的香。归国华侨带回的罗布斯塔豆，在晨雾中与胡椒树交换呼吸。某位印尼阿婆的咖喱配方，经三代人熬煮成了后安粉汤的魂；马来西亚风格的骑楼下，老人们的棋盘永远留着空位——那是给远洋未归的亲人备着的。咖啡师老林冲煮时总要加片香茅：“没有雨林气息的咖啡，就像失了乡音的游子。”

北师大附中的凤凰花总在毕业季燃烧。图书馆落地窗把南海的蔚蓝裁成书签，夹进少年们的习题集。我常看见抱着冲浪板的学子奔向日月湾，他们的身影与当年驾船出海的祖辈渐渐重叠，都在浪尖书写着不同时代的航海日志。

生物教室的水族箱里，港北对虾透明的触须正丈量着咸淡水的哲学，像极了这片土地对世界的温柔叩问。

港北港的黄昏是液态的琥珀。归航的舢板搅碎晚霞，白鹭掠过红树林的呼吸根，翅尖沾着牡蛎养殖架的叹息。老饕们追逐的“鲜掉眉毛”的虾脑，原是万泉河与南海拥吻时交换的信物。

岸边大排档的霓虹亮起时，穿校服的少女正用手机拍摄粉紫色晚霞，她们的笑声落进砂锅里，成为最新鲜的调味料。

万泉河入海口总有白驹驻足。它们时而掠过红树林的呼吸根，时而停在渔排的浮标上，像散落的诗行等待归集。

咸淡水交汇处的泥沙里，藏着港北对虾最肥美的秘密。老饕们总说这里的虾脑能鲜掉眉毛，却不知是河流与海洋在此缠绵了千万年，才酝酿出这般至味。

后安雨林在雨季里舒展筋骨。温泉眼在蕨类丛中吐着热气，百年荔枝树的年轮里刻着黎族采药歌谣。守林人老吴的草寮里挂着六种“语言”的词典——那是他给每种草药准备的身份证。

当山岚漫过鹿回头岭，雨打芭蕉的节奏恰似外婆当年的织锦声，经纬线上穿梭着山海的呓语。

日月湾的月光带着冲浪板的弧度。夜潮退去后，沙滩上会浮现贝壳排成的星图，潮间带的小螃蟹举着荧光蓝的鳌足，仿佛在搬运海底的银河。穿比基尼的俄罗斯姑娘和戴斗笠的老渔夫同坐在礁石上，共享着浪花酿制的鸡尾酒，远处游艇会的灯火倒映在海面，像是诸神打翻的珠宝箱。

在万宁，每个晨昏都是海天共同完成的刺绣。当槟榔花坠入老盐咖啡的漩涡，当石梅湾的落日把渔船熔成金锭，当东山岭的晚钟惊起满山鹧鸪，我总能听见大地深处传来永恒的胎音——那是岛屿在母腹中的初啼，是咸水与淡水在血管里循环的韵律，是所有出走与回归最终的和解。那是岛屿在母亲的子宫里最初的震颤，是游子血脉中永不退潮的乡愁。

地址：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：570216 总值班：66810666 广告许可证：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：66810888 发行部：66810505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：966123 邮发代号：83—1 报费：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.5元 昨天开印时间：2时30分 印完：5时4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

钟楼是什么时候建成的？今人各有记忆，有人说建于1928年，也有说建于1929年，总之，一座欧式的钟楼就这么矗立在了海甸溪的边上。这里是一个港口，一个通商的港口，同时也是一个见证古往今来斗转星移的时间隧道。于是，弹丸之地的海口也成了开放口岸，海口海关有了，各国领事馆也有了，钟楼的对面是法国领事馆，领事馆建在海甸岛，之间隔了一条后溪，海口人管南渡江出海口这段叫后溪。

钟楼脚下是码头，有专门的驳船来往两岸之间，法国人就坐着驳船过来，又坐着驳船回去的。领事馆是哥特式的尖顶建筑，庄严而堂皇。夕阳落下的时候，她的尖顶会围绕着一群燕子，层层叠叠地，在不住地盘旋，一到傍晚，它们就飞到各条马路的电线杆上，排列着，站得密密麻麻的，成为一道道的景观。那时候，得胜沙路的燕子特别多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它们会在电线上睡一个晚上，早上起来，地面上满眼都是斑斑驳驳鸟粪的痕迹。

后来，领事馆变成了修船厂，我的一位童年时的发小还成为了厂里的一名工人，有一次船厂发生火灾，烧到了他身上，他去住了很久的医院，从屁股处取下一大块皮，补在创伤严重处，才好了回来。钟楼脚下就是码头，泊些人货混杂的小船，还有从临高、儋州、文昌，甚至海峡对面雷州半岛的船只，也是在这里歇息的。

我父亲就是从这里登船去泰国的。父亲民国十一年生人，从小在文昌原籍的乡下长大，一天正在村口的前面坡上采摘山稔，听到有人大声喊：有谁要去暹罗的不，中午吃了饭做下走嘎。暹罗是文昌人对泰国的特指，如果包括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尼一带，就叫“去番”，“做下走”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一起走的意思。旧的时候，北边人是闯关东，西北人是走西口，南方人是下南洋，水路方便，水路可以走四面八方，也是四面八方都可以走，我父亲赶忙跑回家，跟祖母说他也要去暹罗，祖母想了想，也就同意了，于是，怀揣几块光洋，背上单薄的行囊，父亲就和大家匆匆赶往海口了。在骑楼街的泰昌隆客棧住了一晚，后面钟楼敲到五响，他们就起身从钟楼的码头上船了，他们是大人六块大洋，小孩四块大洋，他们得坐着小船，过渡到停泊在外海的大船上去。小驳船穿过后溪，越过睇灯楼，随风逐浪，驶向了大船，也是人货混杂的那种机帆船，上了船的时候，钟楼的钟声又敲响了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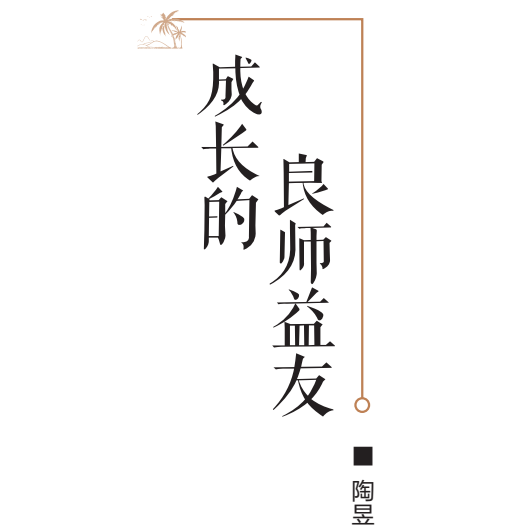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口钟楼。 黄宏地 摄

也记不清响了几下，天刚放亮，迎着海风吹来的钟声，少年不懂愁滋味的父亲，却情不自禁，泪水就随风飘出了眼帘。那一年，父亲刚满十二岁。

像父亲这般年纪，我已经在得胜沙生活好些时光了。小时候，街上行人少，车也少，海口地区主要的运输工具就是木板车，木头制造，三四米长，两米宽，前面有二至三人在拉，后面大多由一个男人撑住，防止失衡，并控制高低左右。两个大车轮，也是木制的，为了防止拉动时摩擦地面声音过大，就在木轮边上钉上了厚厚的汽车轮胎胶片。这种车走动就不会发出太大的声响。而不绝于耳的，就是那些如影随形的木屐声声了，我们日常穿在脚上的就是木屐，也是用木头制成的拖拉板，几乎是人手一双的，对于这种木屐的制作加工，就不作一一的详细描述了。木屐的声音，是我熟悉不过的响声了，特别是清晨，路上行人稀少，木屐声更显清脆入耳，我上学时，就是穿着木屐去的，学校离家远，得走一段路，得走完一条得胜沙路。住同一条路的还有两个同学，一位住在我家斜对面港务局的宿舍，一位住新华区政府对面的盐务局的宿舍，清晨的路上，最早响起的应该是我们三人走路的木屐声，轻重疾徐，好像有一种

潮汐·纪念《海南日报》创刊75周年



南日报》引发的爱心传递却持续了很久。这次成功的投稿经历，让我更加坚定了不断写作的信心。

彼时，我所在的部队结对帮扶贫困家庭，参



海口钟楼。 黄宏地 摄

节奏的呼应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我们是听着同一个声音出门的，那就是钟楼的钟声。物资匮乏，收入有限，那时人们很少有计时的手表或闹钟，反正我们家里是连闹钟都没有的，就听钟楼的钟声安排生活节奏和起居作息，响几下了，起床，响几下了上学，响几下了就要上床睡觉了。钟声半个小时回响一下，然后是几个几小时响几下，一记又一记的清脆悠扬，深沉而又温馨。声音就在海口市的上空盘旋，回响，甚至很远很远都能听得见。

又记：记忆中的钟楼不是这种颜色，是灰褐色的，没有现在这般用红砖砌的颜色鲜艳，楼顶上犹如射向天空的箭簇状的墙垛很尖。钟楼脚下有台阶拾级而上，可以供过渡的人上船下船。用青石条铺成的台阶，经历岁月的磨洗，一级一级的亮可鉴人。钟楼也不是现在的位置，原先的位置所在，与天后宫及中山横路三点成一线，老一辈的人说，这样可以让天后娘娘看得见大钟上时针的移动。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迁移到现在的位置了。关于搬迁的轶事，坊间一直众说纷纭。世道沧桑、天道盈虚，如今，已近百年的钟楼，依然在为这个古老而新鲜的城市准确报时。

与抢险救灾、义务为驻地学生军训……我们的身影活跃在儋州的每一个角落，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“那大部队”，获过多项荣誉。其间，我与《海南日报》儋州记者站的记者易宗平共同撰写了多篇反映军民共建、双拥工作的通讯报道。其中，《手心相连 鱼水情深》《同筑“融合道路” 共促“双拥新风”》等稿件不仅获得了军地领导的高度评价，更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。

此外，2016年8月台风“电母”肆虐海南岛，儋州市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。我所在部队奉命前往灾区救援。在救援现场，我一边参与救援工作，一边撰写稿件，将我们部队官兵在抗洪一线的英勇表现及时传递给社会。当时，我与《海南日报》记者李磊共同撰写并发表了《省军区出动千余名官兵奋战抗洪一线》《驻琼某部特务连连长任美凡：风浪中紧急救出13名被困渔民》等稿件，引发了诸多关注。

转眼间，我已经与《海南日报》相识15年。在这15年时间里，《海南日报》不仅是我记录生活、抒发情感的得力助手，更是我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。

友人观看电影的过程。那天是农历正月初四，“是一个充满新年气氛的星期天”。上午，郁达夫睡到10点才起床，在午饭后读了一会儿日文小说。到了下午，友人楼剑南来访，邀请他到北京大戏院观看电影（影院从下午3点开始放映电影）。

当时，他们肯定无法在3点前赶到电影院，于是，索性先到南京路上的全羽春茶楼喝茶消磨时间，再到戏院观看5点30分那档电影。

全羽春茶楼距离北京大剧院不足一公里，步行大约10分钟，时间上比较好掌握。他们两人当天观看的是1922年引进的美国影片《星期六之夜》，由派拉蒙电影公司出品。当时，郁达夫在日记里对此影片的评价是：“故事平朴，演出平凡，不过是极一般的美国通俗电影之一。”

当年5月15日，也是一个星期天。郁达夫与刚开始交往的王映霞一起，在北京大戏院观看了影片《铁路的白蔷薇》（阿贝尔·冈斯导演，1923年出品）。这一天上午11点，他们在南京路西藏路口的普隆西菜社吃过午饭后，观看了3点的那场电影。郁达夫本就喜欢看电影，现在又处于热恋中，影院是约会的主要场所之一，估计没少看电影。

1927年2月7日，郁达夫与朋友们在外吃过午饭后——一分手。当时天空开始下起小雪。走着走着，郁达夫对是否回“自己寒冷的房间”有些犹豫不决。正在彷徨时，他偶然发现百星大戏院上映曼弗雷特·诺亚导演的《阿修罗王国》（1924年出品），于是就买票走进了电影院。

令人哭笑不得的是，进去之后，郁达夫从最近持续的疲劳中一下子解脱出来，坐在座位上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有趣的是，郁达夫后来在日记中这样写道：“当时即使被瞌睡袭击，但仍然意识到《阿修罗王国》的内容取自荷马叙事诗《伊利亚特》的前半部。”读来令人忍俊不禁。

诗路花语

致贝壳（外一首）

■ 林颖

时光将它反复漂洗
蜕变成一页空白的诗笺
它的灵魂本是蓝海
沙滩的灼烧，海藻的纠缠，浪花的戏谑
成为镌刻心底的伤念

它静静躺在书案
灰尘堆积成寻海无果的伤痕
阳光穿过玻璃倾泻而入
被春情点燃的树枝摇曳生姿
我独立阳台
听着鸽群的私语
恍惚间，大海轰鸣的誓言
穿越山海，撞入耳畔

●日出之思

日出
是托塔李天王召唤太子的灯盏么
还是哪叱闹海滑动的火轮
那波光粼粼的海面
似众仙赐福，闪耀神圣光晕

沙滩、脚印、背影
悄然融汇，成七彩油画一幅
在日光轻抚下静静安存

而那片昏黄
隐匿在心灵魂深处
是被灵魂反复拷问的
懵懂与彷徨，如藤蔓缠心的伤
于心底暗自自生长

迎着这初晨的光
心中泛起希望
在日出的蓬勃里
放下过往，向暖起航

北港岛潮声（外一首）

■ 程可健

夜幕深沉时，我会想到
万里之外的晴空
那天，北港岛听不见潮声
海平似镜，一如故乡苍老的歌

我指南边，红鱼在那里开放
比牡丹鲜艳；
腥咸的船帆在那里启航
张扬、热烈，我挥手作别
认真得好像在作别诗歌和童年
我搀扶着整个北方，
再看一眼南岛悠悠
好入梦来

海文大桥你醉了吗
为什么风里有歌？
铺前镇的小洋房你们醉了吗
为什么身上有酒气和咸香？
它们没醉，我也没有
醉的是晚霞，她攀上琼岛来时路
自贺港真的走了很远
数不清南风吹过几回

●海豹

如镜的海面，上船即被踏碎
海上的鱼儿一阵，一阵
上鱼时满舱收获
没鱼时百无聊赖，哼起渔歌
渔歌让人迷狂而晕眩，
渔民笑我“大学生还晕船哟！”
我什么时候能敢说自己一点不晕船呢
我不着罗绮啊
可始终也非养蚕身

鱼竿甚至能钓上海星，
不知道怎的上来
好像七十多年前的星星
怎么飘来的呢，说不清却看得真切
酒满停云，潮起忘言

原来北港岛的鱼当真鲜美
原来太阳照眼会痛，原来海风的腥味吹不到华北
原来此间海客，四方皆是归途

夜幕依然深沉
我和万里外那小岛一起看月，华美、苍凉



投稿邮箱 hnrzbpb@163.com